

### 曾志偉——藝人醫生

曾志偉

陳浩民非禮陳嘉桓事件中，不少人為陳浩民和馬德鐘居中調停，向洗國林師父求情，希望他能放過陳、馬二人。馬德鐘因無接觸陳嘉桓身體部分，獲洗師父原諒；而陳浩民則在背後發功，聯絡洗師父的包括陳浩民好友曾志偉。

曾志偉不單為陳浩民說項，就連陳浩民太太太蔣麗莎出來做品格擔保人開記招的講稿也是由曾志偉操刀的，就連幾時鞠躬，志偉也說明，惟他在稿末沒註明「一切記帶走此稿紙」，陳浩民就把稿紙遺留在現場，被記者發現，愈發覺得他欠誠意。

常提醒藝人要有修為就是這個緣故，否則有神醫助陣也返魂乏術。

曾志偉則是娛樂圈中的隱形醫生，他形象愛玩頑皮，愛調笑別人，真實的志偉是內心充滿熱誠，大愛娛樂圈，有份使命感，故對圈中的人和事十分關心，誰人有事，就算是做錯了，他對記者會責備訓對方，但私底下他會盡力為其形象止血，進行急救，更會替其找生路重生。

不少新人，初入色彩繽紛、充滿誘惑、危機四伏的娛圈，會感覺迷失、無助、害怕，當志偉察覺到，他會主動聯絡對方，替其做心理輔導，又會為對方安排工作，而不少藝人早已視志偉為能醫百病、排除萬難的智者，不論是工作，私人感情有困惑都會向志偉求助，所以志偉在圈中動員能力甚高，在電影頒獎禮上，常會聽到得獎藝人向志偉致謝，就是這個緣故。

志偉非常愛才，常提携新人，為娛樂圈補充新血，令薪火相傳，保持藝人的質素，圈中不少資深演藝人都如志偉般守護著娛樂圈，例如譚詠麟、劉德華、劉偉強、杜琪峯，名單甚長，不能盡錄。希望名單不斷加長。

### 一次文學山水的約會

琴台客聚

近年我一直在推廣旅遊文學。我之推廣旅遊文學，是因為旅遊已是現代人生活的一部分，以旅遊為題材的文學作品，更易為大眾所接受。華文文學創作在商業社會的擠迫下，已被邊緣化了，受眾日見減少，有許多華文文學創作活動，只限於同人和小圈子的範圍進行，泛不起一點漣漪，缺乏強勁的生命力。

我期望通過旅遊文學作為切口，為華文文學打開一個新局面。

這是一個新的嘗試。經過七年的努力，我們堅持每兩年舉辦一次「世界華文旅遊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今年十二月九日至十三日剛舉辦的是第三屆，參加海內學者、專家逾一百人，收到論文也有近百篇，參加人數及所收論文比過去急增一倍。這是喜人的勢頭，令人雀躍。

以下是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祖堯書院舉行的「第三屆世界華文旅遊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禮上的致辭(摘要)——

早上好！今天我是抱著興奮的心情參加這次開幕式的。你們的到來，我們的相聚，都是為了文學山水的約會！

旅遊文學在西方十分發達。我們推廣旅遊文學，可以與現代社會生活接軌，也符合綠色環保的旨趣。我曾經說過，我們提倡文化之旅，就是懷著敬天惜物的心理去取悅現代化帶來的嘈音和各種污染，在感受大自然之美態禽音，又能以靈敏的心態與大自然取得和諧融和，用心靈去感悟人與天的契合。

### 再破紀錄

天言知玄

天命新出版的運程書，今年又破一個新紀錄！

去年破的紀錄，是成為了個人有史以來「最遲出版」的一本書。運程書，今年呢，則成為過去最多著作的「作品」。

為何會有這情況出現呢？熟悉天命的讀者都會知道，我的運程書摒棄了坊間常用的生肖運程預測法，皆因我不甘於將讀者的流年運勢只粗疏地分成十二類，所以改用八字批命的方法去製作運程書。即讀者可憑自己出生的年、月、日查出多個不同的「命運符號」，繼而組成精準及個人化的流年運勢。

今次被不少讀者誤解的地方，出於解讀讀者八字五行屬性的「命運符號」，它的運作方法在於先將讀者按個人的八字分成「木、火、土、金、水」五大類，然後再將各類分成「運旺」(強盛)、「運進」(平順)及「運弱」(偏弱)三個級別，繼而詳析每個五行在不同級別下的個人運勢。

今年較特別的情況在於屬「土」的朋友「天干透財」，即代表好運者將財源廣進；運勢較弱者雖然會不停破財花費，但仍會收入不斷，以現代社會的準則，這還算不上是壞情況，所以我決定在「土」這個大分類之下，將「旺、進、弱」的三個級別，簡化成「旺、進」兩級，令不少習慣有「土旺」、「土進」及「土弱」的資深讀者，誤會是訂裝或印刷錯誤，以為是購買了一本不完整的運程書。

在此，我特意向所有在購買運程書後曾感到疑慮的讀者說聲不好意思，更謝謝你們如此細心閱讀我的作品，否則實在不容易發現這個今年的特別改動！

### 攞兔子

途經間馬場公車站時，電視劇《三國演義》的插曲在秋風中飄蕩：「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楊洪基的歌喉低沉渾厚，極富感染力，頗能讓人頓生滄桑之感。說來不怕見笑，正走神之際，卻不期與久違的「黃老闆」撞了個滿懷。

黃老闆五十出頭，屬於工齡「買斷」，退休嫌小，「重聘」嫌老一族。他們為改革忍受「陣痛」，為「改制」分攤成本，為「轉型」支付代價，似乎生來就是一副買單的命，端的是「靈台無計逃神失」。這攞人，不僅每天要為生計奔波，每月還得為繳「養老保險」等等之類犯愁。為此，黃老闆曾在筆者單位門口開了家守株待兔的商店，專售文化用品。我因常去「黃記」買辦公用品，一來二去，也就面熟了。

所謂「黃記」，其實就是個雞肋門面小攤，三尺櫃檯，既當生意平台，又是店舖門戶，本質上還是個攤販。喊他「老闆」，就像如今見了「公家人」都興喊「領導」、「X總」一樣，不過送個抬舉。不花錢的人情還擺闊，誰還那麼傻？

儘管我們都很照顧他，可好景不長。為顧全政府擴建廣場之「大局」，單位被迫搬遷，而仗仗單位的「黃記」也隨之關張。此前我曾問過他都有什麼打算，他苦笑笑說，到時候看。孰料這一「看」竟看得幾年沒了影。一番寒暄過後，見他騎輛破電動車，我便關切地問他在搞什麼事(生計)？

他笑笑，「還不是在(到)處討飯。」說着，他朝候車的人群努努嘴，「這不，打算攞兔子，正在到處轉(調研)呢。」

「攞兔子」是本地人對某種謀生方式的形象說法，帶有些許自嘲意味，最初我是從舍弟那裡聽來的。少年時代的同窗，多因教育落後而成為農民。往

還攞兔子？」

黃老闆說準備換輛新的，說着便關心起我來：「你呢，主任？」

讓黃老闆這麼一叫，說來不免有些好笑：浮生在世，一輩子混下來，啥出息都沒有，就落了這麼個如影隨形的「官名」，估計帶到墳墓裡不會有問題。

黃老闆的這種種維性稱謂，說穿了，就是個體面綽號，這在故鄉是不可能發生的，記得曾在拙文《故鄉進入「懷念期」》裡說到過。也正因為如此，我時時提醒自己：此鄉非吾鄉，今夕非往夕。

說到這裡，有必要順便提一句。遙想當年，在廠裡當工人時，書記、廠長，我們何曾喊過其「官名」？都是「老X」，「老X」地叫，極為自然，也很順口；他們則一律稱我們為「小X」，「小X」。那一聲「老X」、「小X」，喊出了平等，喊出了感情，喊出了希望，喊出了凝聚力，喊得人心暖，幾多平易，幾多貼心，幾多親切！可如今，「老X」早已退休，時移時易，我也不好意思喊人家「老X」了，偶爾見面時不得不改口稱「X書記」。這還來的「X書記」，猛一傢伙喊起來，實在是讓我難得開口啊！

稱謂之變，耐人尋味，既折射社會變遷，也反映人心動向，不留神還真不行。當然，人家黃老闆這麼叫，決沒有絲毫惡意，不過是讓咱受用一些罷了。就跟我們喊他「黃老闆」是一樣的，皆是國情使然。

黃老闆的「攞兔子」讓我靈機一動，便對他笑答道：「謝謝關心，跟你一樣，也在『攞兔子』。」

黃老闆哪裡肯信？他說：「莫瞎說，你怎麼會『攞兔子』呢！」

我說：「這你就不懂了吧？你是用車子攞，我是用筆攞，所不同的只是內容和形式，本質上並沒有區別。」黃老闆說：「那也不能叫『攞兔子』呀！」

我說：「怎麼不能叫『攞兔子』？你以為我混稿費蠻有把握，蠻靠得住？實話告訴你吧，我寫稿稿子，急吼吼投過去，人家編輯看不上看不上還



等客的「摩的」。網上圖片

說，我自己是一點底都沒有的啊！」

黃老闆說：「那倒也是。」

我反問道：「你說，這不叫『攞兔子』叫什麼事呢？」

黃老闆若有所悟地嘿嘿一笑。

「要說區別，就在於以前是業餘攞，現在退休了，又不幹幹別的，只好乾脆『專業』攞算了。」稍後，我繼續說道，「其實，社會上『攞兔子』的人多得，不光是農民工攞，下崗工人攞，那些西裝革履的，那些油頭粉面的，那些人五人六的，他們攞不攞？都在攞！可以這麼說，廣而言之，極而言之，世界上根本就沒有不『攞兔子』的人。而我們每個人的人生，就是一個不斷『攞兔子』的過程。」黃老闆忽然問道：「照你這麼說，『攞兔子』不醜咯？」

我肯定地說：「當然不醜。老百姓弄點油鹽錢，弄口水喝，弄碗飯吃，有什麼可醜的？要說醜的話，當然也有，就是那些依仗權勢，明明在不擇手段『攞兔子』，卻偏偏唱高調的人，他們有點醜。」

黃老闆哈哈一樂：「嘿嘿，主任，還是那個鬼情況呀！等着，有一天，我一定請你喝一杯。」說着，對我拱拱手，右腳朝「摩的」支架上一磕，車子便飆了出去。

楊洪基的歌還沒唱完，「……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是啊，古今有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 玫瑰與紅豆

隨想與國

黃仲鳴在《講「風」講「月」，讀之賞心樂事》中，說他從讀文章和書本中，看到有關的紅豆與玫瑰的說法，覺得非常有趣。他引文章說玫瑰比喻愛情，但玫瑰有刺，暗喻會刺痛，要愛愛中的男女細思。

仲鳴兄可不少逛花店，因為如今的花店，賣出玫瑰花之前，都會把刺剪去，就是避免會刺到。因此，現代人送玫瑰示愛，是經過小心翼翼處理過的，不會被刺出血。會被玫瑰刺出血的，反而是在剪刺不小心刺到的賣花人。

仲鳴兄又引他最近讀到的《廣風月談》，說書中描寫是西方和現代的，紅豆才是中國和古典的，同樣是愛情，紅豆卻意味著遙遠的異地相思，顯示愛情的深切和冷靜耐久，但玫瑰雖然華麗鮮艷熱情，卻易受傷易凋謝，顯示的是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

這比喻當然貼切，不過，現代人有多少會認識中國的古典含蓄，又有多少人知道紅豆？「紅豆生南國……此物最相思」或者從唐詩三百首中讀過，但「紅豆不堪看，滿眼相思淚」以及「莫將紅豆輕拋棄，清風明月照一床」這些詩詞又有多少現代人聽得到？現代人最熟悉的，是很受歡迎的甜品店裡的紅豆沙而已。

### 橫道世之介

路地觀察 湯禎兆

吉田修一的中譯新作《橫道世之介》，以一名八十年代末的大學生故事為骨幹，從而勾勒了日本的社稷寫照。那當然是一本有趣的小說，難怪也得到柴田鍊三郎賞的殊榮。不過先撇開書的藝術水平不談，其中談及那段時期的日本大學生生活面貌，對自已來說也產生某程度的「鄉愁」，歸根究底也因為我是在九一年往東京唸書的，湊合起來於是在對書中不少細節都頗有共鳴。

先不要說提及的《東京愛的故事》及《紅鯨團》(一年青男女的交友節目，主角橫道差一點點可以參與其中)等的背景，甚至其中的一些地標例如KAWA，今天再提起亦已經教人禁不住那懷舊的情緒。KAWA是當年最重要的文化地標，池袋及澀谷等潮流熱店均有分店，而所有自以為有文化氣質的年青男女均會在此出入，買一、二枚，又或是影碟之類等等。當年我差不多每週末都會在KAWA中消磨時間，通常每六、七、八在出發去打工之前——那好像已成一種儀式，目的是平衡一周不斷在料理店工作的辛勞，以及提醒自已為何來到日本！而且更俗不可耐的是，每次我在KAWA都在看英文書一本的，WAVE正是文化浮華的代名詞，難道拿一本滿是從字典抄下解釋的日本書來讀嗎？

那時候仍是經濟順景的日子，正如世之介在酒店打工，時薪不斷上升，教人覺得即使一生以此過活也大抵不虧本，而且從客人手上拿到一萬元小費的喜悅也非常筆墨所能道也。事實上，我也大有同小異的體驗。初到東京，日文可謂完全說不上來，然而藉着同校的師兄介紹，竟也找到一份時薪一千日圓的店小二。一周上五天班，計下來竟然也有港幣八、九千元的收入；而日本前那也有一年，我大學畢業後於香港的月份工作，月薪只有六千大元！當然，香港的物價與東京仍有一大段距離，然而時空錯接是為留學生涯帶來不少遐想。何況現實中確實有留料店常客老伯伯，在搬運前最後光顧的晚上打賞了我五元小費——我清楚憶起那晚的歡愉，以及下班後立即去拉麵店犒賞自己的快樂，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留學瑣事，卻如此這般構建成某些生活痕跡。

### 四大家族

生活語錄 吳康民

抗戰時期國民黨曾有四大家族之說，源出於陳伯達寫的一本書。陳指國民黨的四大家族，是蔣介石、孔祥熙、宋子文和陳立夫兄弟。蔣、孔、宋都有姻親關係，孔祥熙家族掌國民黨金庫機構，宋氏兄弟管銀行。蔣夫人宋美齡和孔的兒子宋子文是親姊妹，這三人權傾一時，搜刮許多民脂民膏所皆知。國民黨敗退台灣，蔣、孔、宋把大量財富轉移美國。孔、宋乾脆到美國作寓公，不再涉及台灣政壇。

至於陳立夫、陳果夫兄弟，被稱C.C.系，掌握國民黨組織及特務大權，但是否擁有與其他三人的大量財富，有人提出疑問。但因國民黨政權的貪污腐敗，所以四大家族之說流行多年。

澳門也有四大家族之說，這主要是指他們的影響力，並不涉及貪腐。指的是何賢家族、崔德祺家族、馬萬祺家族、何鴻燊家族。何賢家族的何厚鏞擔任第一、二任澳門行政長官，現在崔家的崔世安擔任第三屆。崔家兄弟崔世昌、崔世平都活躍政界。

何鴻燊是賭王，過去葡京娛樂場獨霸澳門賭業多年，現在仍是澳門賭業一哥。而且何鴻燊在港澳兩地都有大量投資，現在更是常居香港，但他仍是澳門有影響力的人物。

馬家的馬萬祺曾是全國政協副主席，他的兒子馬有禮是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香港最近由於縱橫政商界的望族李福逵辭世，引起話題說起香港的四大家族。

四大家族的當首是何東家族，這是眾所公認的。何家與美國軍方聯繫方面曾起過作用。女兒何艾齡是英國的博士，也是偽滿洲國「國務總理」鄭奎的媳婦，曾是港英教育署的華人最高級官員。

羅家羅文錦，與何家是姻親，兒子羅德丞，曾是擬競逐首屆行政長官的人物。至於李家，更是名人輩出，除李福逵外，李福善、李福樹等以及下一輩的李國能、李國賢、李國章都是響噹噹的人物。許愛周是香港船王之一，並投資大量房地產，其後人許士芬、許世勳、許晉奎、許晉亨都是香港名人。

百家廊

張衍樂